

遠
生
遺
箸

梁啟超署





黃遠庸先生遺像

序

民國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晚上，我聽見我至好的朋友黃遠庸，在舊金山被人暗殺的消息。（係外交部接顧少川來電報告）當時腦筋所受的震動，恐怕我這一生是不會忘記的。以後打聽了好幾處，遠庸之死是絕無可疑了。我想像他這樣一箇人，無影無蹤的就算消滅了嗎？想來想去，無聊之極，就想把他生前所作的文字，編輯成書，做箇紀念。自立此念之後，一直到了今日，纔把這一部遺著編好，耽擱日子實在不少了。而今且把我此時感想寫了一篇，就當做遠庸遺著的序文。

遠庸是箇最有趣味的人。他喜歡的是談天，他所談的，忽而這箇，忽而那箇，總叫人聽著不想走，然又沒有半句粗俗鄙俚的話。人家談天，他有時批評一兩句，總是可以發笑的。他有時煩悶起來，發些牢騷的議論，這時候往往會發見遠庸很深邃的思想。他性情是近於消極的，然又沒有一點兒頹唐的氣象。他一輩子沒有經過孤孤零零的生活，他最怕的是寂寞，他的精神能夠吸引許多朋友，天天輪流不斷的到他家裏聚會，又不是那種大爺闊少高興交朋友的脾氣，自然而然有人願意親近他。朋友到他家裏，非常自由，他對客人，也是來不迎去不送的老辦法，有時朋友儘管幾箇人在那裏亂說話，他自己在旁邊，隨便提起

筆就做那些新聞上的論說或通信，集中長篇的文字，多半是這箇時候一揮而成的。我們所說的話，不隄防就被他攝入新聞裏頭去了。又能夠把雜亂無章的議論或談話，編成一段很有條理的文字，或則觸類旁通，引伸許多道理出來，他的理解力，和他文字上的組織力，實在有過人之處。

他的文字，就像他的人，活潑潑的，天真爛漫的，不加修飾，不加思索，有什麼說什麼的。像這樣的人，還有人要殺他，以爲他是政治上有作用的脚色，他是替洪憲假皇帝幫忙的，這真是千冤枉萬冤枉，我說到這裏，不能不替他不平。他的致死原因，簡單說來，就是對於某黨中之某部分人，一向太瞧不起，而自己又在北京混了多少年，因爲新聞業的關係，又有人要利用他。帝制事起，他尙不在意，到了某內史直接要他做篇文字，表示贊助之意，於是遠庸大窘，一連七八天，他想延宕不作，那邊天天一封兩封信的催促他。某日他做了一篇論文，似是而非的，表示對於帝制之意，在遠庸以爲並非怎樣贊成。他做完了，就拿來給我，看並帶著某內史的來信，他說實在不好意思，只得把這些不痛不癢的話搪塞罷了。我當時覺得這樣對付法子，實在不妥當，以爲總是不作爲妙。遠庸聽了我的一番話，停了半晌，看他像很爲難的樣子，慢慢的對我道：我們的實在情形，難道傍人不知道？橫豎總有人體諒

的。唉！我於遠庸死後，追思此語，悔不當時再極力攔阻他。我又悟得凡人作事，萬萬不可求諒於人，遠庸只爲了這一念所誤，竟得了這樣結果，並且受了黨袁的嫌疑，究竟誰能諒他呢。

當日，遠庸把那篇論文末一段又改了，比原作分量更輕。聽說袁看了不滿意，又叫人示意遠庸，要他再作。遠庸到了此地，再無可轉身了。設使他竟變了根本的宗旨，豎起降旗，那麼我們今日也不必提起黃遠庸三箇字了。然他到了緊要關頭，始終不肯遷就。那幾天是他一生最不幸的境遇，又算是他人格上爭死活的最後一關。

九月三日清早，忽然遠庸跑到我家裏來。他向來起得不很早，此時突如其來，我早有點詫異，見面他說那些人當真要和我過不去，消息甚確，我決不可再留了。談了一會，就一直往前門上了火車。我和遠庸最後的見面，就是這一天了！遠庸人格的戰勝，也算那一天是奏凱的紀念日。今日他雖然死了，他的言論，他的精神，彷彿還是活潑潑的，何嘗是真死呢。遠庸一生文字，都散見各報紙上，此刻已漸漸無人記得了，我上文說過，想替他收集遺文，就因爲報紙是容易散失的。但此事雖小，却有許多困難，第一，遠庸自己向來沒有留稿，他出京後，家裏彷彿尙留下報中抽剪的新聞日記一箇本子，當時想不到遠庸會死，也就不

留意，事後要尋這一箇本子，也都找不到了。第二，他在北京幾家報紙發表的文字，有的報館已經停辦了，有的雖未停辦，問他要本館的舊報，總是沒有，託他轉尋別的舊報，更不用說了。在上海尋覓舊報，也頗困難。總之前前後後，不知託了多少人，沒一次達到目的。若在他國報館尋覓舊報，決不會這樣困難，我們的社會，只顧今日，不顧明日，所以報館也就出了一天報算一天，看報的人，過眼也就扔了。大家都沒有保存的思想，短命的心理，不親切的人情，就此也可見一斑了。遠庸文字，除了報紙以外，也有替別人做的序文，寫給別人的信札，可存的也有好幾篇，到了要找時，也都找不著，最後得了陳君慎侯承譯，替我在上海借抄時報申報上通訊，又得了梁君漱溟，給我一篇遠庸的信。兩位和遠庸都是淺交，能够這樣熱心，真是可感。此外我在北京後來也想法找了些材料，其始終找不到的，恐怕尚不少，到如今我也沒本事再找了，只好就已找到的各篇，過細看了，約選了十成之六。其餘多半是照例通訊，或事情沒甚關係的，一概都割愛。其託人抄來頭尾不全的，也只好不要。我細細讀了數十萬字的遠庸遺著，又替他定了箇去取，這是我自己找出來的責任，自覺十分慎重，現在作為定本的若干篇，似乎都有可留的價值。所刪諸作，自信若使遠庸忽然復活，站在我旁邊，看見刪的那些篇數，或者也點頭承認的。

大概遠庸這部遺著，可分爲三類，其（一）是關於政治問題，其（二）是關於新文藝，其（三）是關於人生問題，我且把他分開來一說。

（二）關於政治問題。集中這一類議論最多，遠庸的才具和性情，既不是政治家，又不是政客，亦不是政治學者，只爲他做了新聞記者，所以雖非政客、政治家及政治學者，也不能不談政治，這就是他多發政論的緣故。遠庸所發的政論，全用評判的態度，所根據的材料，比較的也很正確，絕不肯「信口開河」的亂說。他常常發感慨，以爲新聞記者，須尊重彼此之人格，敘述一事，要能恰如其分，調查研究，須有種種素養。同時號稱記者的這些人，那一箇夠得上這箇資格，他自己也說是不夠資格之一人。這一段話，便曉得他不肯信口開河亂說的緣故。他要做一回通訊，拿起筆來寫，在他是一點不費腦力的事，他所費力的，就是一一搜集材料，差不多要直接由本人得來的消息，纔去評論他，換句話說，就是要和事主對證明白的，纔肯相信，然後就這箇事情上加以評論。偶然亦有聽錯了話，替謠言做箇德律風，他到後來得了真實消息，跟著就把前頭的話更正了，諸位如看見當時遠生通信的，應該還記得一二。他對於職務的忠實，真有不可及的地方，這也是遠庸人格表現之一端。我說這些話，不一定是表彰死友的意思，我是要證明遠庸集中所有政治的議論，他所用

的材料，和他所取的態度，可算是很合法的，不說假話這一點，又可算是他真實的地方。又遠庸評論一個人，或一回事情，一種問題，他都分析得很清楚，研究得很精細，有時列舉統計的數目字上憑據，却不叫人覺得乾燥無味，他的這樣本事，實在很可佩服的。——可惜集中這一類的材料，搜集得很少。

遠庸論事論人，又能不存成見，他對於很熟的人，也往往說他們的不是，說來雖然很客氣，然究竟沒有替他隱諱。和遠庸相熟的，知道他當時所來往的人，再看他對於當時人物的評論，就可相信這一點不是溢美的稱讚他。遠庸對於當時政黨批評的也不少，他在民國二年，登了一箇廣告，說他的名字，從此後不再與政黨生箇連接關係。然他相好的朋友，畢竟是共和黨方面的人，比較的多些，他論起共和黨，也並不因為熟人較多，氣味較近，帶著有色眼鏡，就說那種顏色好，他平日談論和文字上，對於共和黨，及變身之進步黨，時時發露不滿的口氣，就如集中所收三大勢力之警告這一篇，對於進步黨，真是一毫不假借，雖也反對國民黨，然亦是很實在的話，沒有絲毫偏袒那一黨的意思。今日進國兩黨分子，回想當時各黨本身的行動，及後來的結果，各方面所受的影響，與各黨自身所感的苦痛，大概也都該覺悟了。試看遠庸生前，對於各黨的忠告，是否有一顧之價值，只怕除了黨見極

深的人，也總肯點點頭說遠庸的話有些是不錯的。這種不存成見，公平評論的氣度，亦是
很可佩服的。

集中關於政治的記載，財政，外交，兩方面尤多。因為遠庸眼見俄蒙協約，我國喪失了外蒙
古數千里地，又看見西藏問題，英國一切布置，也是和俄人一樣，再加以日本大隈之高壓
政策，居然提出二十一條要求，下了哀的美敦書，我國地位經此一番蹂躪，不知降了多少
級。以上幾樣大的外交問題，很觸動遠庸的悲觀。再說財政，就是元年公債，比款問題，銀行
團問題，六萬萬兩大借款問題，七千五百萬兩墊款問題，以及八釐公債案等等，鬧得滿天
星斗，也是使他非常悲觀的。當時財政，外牽國際交涉，內連黨派關係，說到財政兩箇字，沒
有不頭痛的。自辛亥以後，本來無所謂純粹之財政問題，財政就是借債，借債就加入外國
分子在內，所以財政外交，變成分不開的。當時迷信袁氏的人，以為袁能得外人信用，並且
他的外交手腕，是出色當行的，因此對於財政，也相信他有辦法，大家總說老頭子定有他
的主意，這一句話，在南方固然不盡這麼說，而在北方多數的人，尤其在官僚派，差不多是
異口同聲的倚賴袁氏。袁自己亦居之不疑，他（袁）本來喜歡自吹的，就是心中沒甚把握，
背裏總不肯落軟，並且還做出極從容鎮靜的態度。其實他的外交，只靠幾箇外國顧問，他

的財政，只有一箇包辦政策，縱使他不做皇帝，或至今未死，我國的外交和財政，也是絕無希望的。遠庸當日，對於這兩樁大問題，發了多少的議論，決不是無病而呻的，只可惜他所說的話，分毫沒有效果罷了。

外交財政以外，遠庸批評當時政治種種現象，亦極多有價值之言。其對於袁氏箇人所下批評，亦極中肯。當時有一派反對袁的人，無論什麼，總要把袁帶上罵他一兩句，遠庸却不是這樣極端的謾罵。然他極言民國必敗於袁氏之手，他說「政局之日趨於險惡者，非他人爲之，乃袁總統之自爲之也，彼等及今而不改此度者，則吾國運命可以二言定之，蓋瓦解於前清，而魚爛於袁總統而已。」政局之險惡，又逆料袁之必不能自免，他說「世有以袁公此後將大有爲者，某亦以爲然，特恐其所爲，無利於國，並無利於身已。」又如袁總統此後巡迴之逕路等篇，解剖袁之心理，推算將來的結果，竟成了一個預言家。

自民國元年至四年，雖然很短的時期，然而實佔我國現代史上極重要的部分。推翻幾千年的皇帝陛下，創行全亞洲全黃色人種，所未曾試驗的民主政治，中間經過無數的波折，及奇怪的黑幕，遠庸嘗說「我國之政治舞臺，乃有黑幕而無明幕，」他是天天在這箇大舞臺包廂聽戲的人，他是預備做戲評，所以來聽戲的，他自己沒有唱戲，却極希望改良戲

劇的一箇熱心家，可憐把他也混在沒明不白的黑幕裏邊毀了。今日應該有人知道遠庸死的可惜。這幾本東鱗西爪，不全不備的遺集，敢說將來有人要研究民國成立初期的政治，及其裏面的歷史，恐怕再沒有比這編更好的材料了。

(二)關於新文藝的。我上邊說過，遠庸不是政治家，不是政客，不是政治學者，然他却能發爲政治言論，叫人家很承認他的本領，這全靠他文學的天才。無論什麼事情，寫來總是活潑潑的，遠庸從前筆墨，典重深厚，絕非報紙的文字，後來他作文變了極通俗的，把舊日面目，登時全換掉，真是絕大的力量，他的通俗文，凡白話文所能達到的，他無一不可達到，他可謂運用文言的本事到了十二分了，他所用的文言，決不是死的，是活的，在今日大家稍知道新文藝的好處，雜誌週刊，也發生了好幾種，都帶點文藝的色彩，就是日報，也有一兩家有這樣趨向。然四五年以前，這種風氣，一點也沒開，全國出版界，黑壓壓的充滿了幾千年文藝的暮氣，仿佛是箇行尸走肉，臉上還帶著面具，拖著兩腿，好像舊戲的臺步，嘴裏還裝腔作勢的，哼幾句道白，他偏不好好的把他真面目向人，不好好的走，總而言之，是極不自然的，虛偽的，模型的，非實際的，這種種毛病，當日多數人都不曾覺得。遠庸在民國三四年間，就很主張文藝改革之必要，他以爲歐洲新文化，全從文藝復興時代發生，文藝是

一切文化之母。他對我也談過好幾次，可惜我當時全沒有理會他的意思，分毫沒幫助他實行這種新文藝的試驗。到了遠庸死後，回想死友的說話，纔覺得實在有味。

遠庸這種思想，結局並沒有發生什麼好影響。現時新文藝潮流，並不受遠庸思想的波動。遠庸自己的文藝，也並未到完成地位。這都因為他主張的時候，海內並無繼之而起，因為沒有相應的作用，所以不會引起研究趣味，沒有進步發展的成績。加以剛剛發動這種思想，他就死了。若使遠庸今日還在，豈不是文藝革命陣頭一箇健將嗎？他因為時代的關係，所以連自己境界也未成熟，他知道白話好處，却仍舊做他句法很長，許多「之」字的文言。（遠庸的白話，集中只收了韃靼哥小傳一種，其餘我曾看過的還有幾篇，可惜找不到了。）他不很喜歡做詩，大概是落筆痛快慣了，怕受格調韻脚的拘束。他所做的關係新舊戲劇文字，則有譚叫天傳、新劇雜論各小品。（新劇雜論是譯的，譚叫天傳，託人到上海轉抄，始終未抄得。）他對於舊戲劇舊小說的評論，他說「……唱戲亦一籠統主義，任是何種武戲，何種文戲，其節目排場，必係千劇一律。夫戲劇與小說，蓋今日歐美人文藝之大宗，認為時代思潮之產物者也。以吾國戲劇言之，演一神仙，則其排場作法開腔道白，猶之演官場也，演一妖怪，則其排場作法開腔道白，亦猶之演官場也，乃至演其他各劇，無一不同一

形式……因此以例小說，十有八九，必講妖怪，講狀元宰相，講大團圓，紅樓夢中，賈母不待說書之終，而預料其結果之必如是云云，此語實曹雪芹痛心罵世，包括一切，推倒古今之言，非直罵小說也。「國民之公毒」遠庸文藝的信仰，是合自然主義和寫實主義爲一的。（這兩種不立分別的人，原也不少。）他說：「文藝家之能獨立者，以其有人生觀，人生觀之結果，乃至無解決，無理想，乃至破壞一切秩序法律，及世俗之所謂道德綱常，而文藝家無罪焉。彼其職在寫象，象如是現，寫工不能不如是寫，寫工之寫亦復如是，故文藝第一義在大胆，第二義在誠實不欺。」「朱芷青徵購序」余既不能修飾其思想，則亦不能修飾其文字，若真有見之發怒而冷笑者，則即余文之價值也。「國民之公毒」吾人皆自述其感想，且以最誠實單純之感想爲限，而決不假於造作與勸化的口吻，以吾人今日之思想界，乃最重寫實及內照之精神，雖甚粗糙而無傷也。「消極之樂觀」這樣的見解，與自然派尤其相近。他又說：「余既有此直覺之思想，則不能不以直覺之文字發表之。」「國民之公毒」又頗趨於主觀的方面。我閒時常想著，若使遠庸沒有死，今日必變爲新浪漫派的文學，他本是個極富於感情思想的人，又是觀察力最強不過的人，自然會與現代最新文藝的潮流相接近了。遠庸因爲研究新文藝的結果，與近代科學思想，日益接近。他說：「文藝復興，繼承希臘藝

術科學而發揮之，所謂希臘藝術科學之精神者，不拘泥於習慣，凡百事物，以實驗為主，從實驗所得之推論，以發見事物之真理是也。……希臘思想之特色，在認一切為自然之逕路，而非其終極，凡人當以忠實之心，研究此逕路所存，故其精神，在實驗不在虛定，在研究不在武斷。「新舊思想之衝突」這幾句話，對於希臘時代的科學觀念，和現代的科學觀念，其根本不同之點，以及文藝界思想界，所受新科學的影響，雖然沒有說出來，然遠庸對於新文藝新思潮，已完全脫離我國自有文字有歷史以來之因襲的思想，並且他發表這種議論，早在好幾年以前，他的勇敢，和他的創造力，真可令人佩服了。

（三）關於人生問題。遠庸最不幸的，就是回國早了幾年，受了惡社會的種種影響，到了他明白的時候，剛要翻轉身來，就被人家把他結果了，使他永遠沒機會發揮他悔悟以後的活力。我對於這位死友，所以特地多說幾句話，也正為動了這一種同情，實在替他可惜。以下略述遠庸對於人生的觀念。他常說生平受病之原，就是理性和情欲交戰，因為交戰的結果，所以一面很感受苦痛，一面又好像有個解決的希望。他後來極主張獨立生活，和神聖職業，以為從前所做種種職業，無一而可，他說「……似吾一身，分為二截，其一為傀儡，即吾此身，另自有人撮弄，作諸動作，其一乃他人之眼光，偶然瞥見此種種撮弄，時為

作嘔。此傀儡者之名片，之銜號，實乃多種，曰學生，曰官吏，曰新聞記者，曰政客，曰律師……吾身如一牢獄，將此靈魂，囚置於暗室之中，不復能動，真宰之用全失。方其梏置之初，猶若檻獸羈禽，騰跳奔突，必欲衝出藩籬，復其故所，歸其自由。耗矣哀哉，牢籠之力大，抵抗之力小，百端衝突，皆屬無效。悵置既久，遂亦安之。此所謂安，盲不忘視，跛不忘履，則時時從獄隙之中，稍冀須臾窺見天光，慘哉天乎，不窺則已，一窺則動見吾身種種所爲，皆不可耐，恨不能宰割之，棒逐之，綜之恨不能卽死，質言之，不堪其良心之呵責而已……常人一生，蓋如由平地而漸入隧道，蜿蜒曲折，漸由光明而入於黑暗，其光明漸漸熹微，漸漸微黑，漸漸真黑，最後墮落，達於極地。故余歷數余之平生，雖泛泛一尋常之人，但少年爲學生時，尙有一二事，刻入腦影之中，不能磨滅。漸漸則不復有不能磨滅之事實，而僅有不能磨滅之思想。漸漸則並此思想，消歸無有，綜其所有，惟罪惡與過失，余於清醒時，平旦時，常欲用大力驅除其出於腦影，而消滅其苦痛者也……

——懺悔錄

這一段寫出人生黑暗的方面，所有拘束力最大的社會習慣，死板板的法律，虛偽的道德禮教，及種種名義，蒙頭蓋臉的宗教，學非所用的教育，飲食男女生理衝動的軀殼，語言無味面目可憎的滿街寄生動物，陰鬱的家庭，酒肉徵逐的朋友，放火殺人的盜匪，奸淫擄掠

的軍人，明搶暗奪的流氓，販賣人口的政黨，討人厭惡的政客官僚，萬惡之軍國主義的國家，憔悴可憐之一般平民，無一不在昏天黑地中，造成這個世界，遠庸不甘一輩子，做了這個世界的人，然他看各方面是壞，却沒有單把自己忘記了，他知道還是自己不濟事，所以分毫沒有怨天尤人的念頭，我剛讀他懺悔錄，就像讀盧梭和託爾斯泰懺悔的時候，受了很大的感動，遠庸沒有盧梭的膽力，（盧梭懺悔錄自云熱情發動之時，無物可以制止，所謂深思，遠慮，恐怖，儀節，皆離吾心以去，一切可恥可危之境，舉不足以阻我。）又沒有託爾斯泰的宗教信仰，（遠庸雖然沒極端否認宗教，參看他新舊思想之衝突中論宗教一段）然亦沒有什麼宗教的信仰，所以他格外苦。

然却不因此就變為絕對的悲觀，我上文說過，遠庸在一方面感覺苦痛，他方面又好像有解決的希望，究竟什麼希望呢，他說「吾敢斷言，最後之光輝，必燦爛而無極，以前之罪惡及錯誤，皆為吾曹此後懺悔及進步之最可寶貴之材料，而吾斷言其必發揮此最後可寶貴之光輝者何也，則以人心不死故也，則以意識不死故也，則以文明不死故也，則以勢力不滅故也，則以此優等人類，經歷程序，最後可表現之共同潮流，已經磅礴鬱積，迴旋周轉，而漸得其安身立命之地，而直接間接相抱合故也，則以自古哲人，未有不經幾度之憤思

自殺而後成功故也。然吾人之所敢自貢者，卽以此試驗之結果，而有此日嶄新之失望，（失望者，以新發生之現象，不如吾人理想中之現象故也，然須知此新現象從何發生，卽知努力之結果之非虛矣。）此失望之新現象，固至可寶貴，因此失望，而吾人良心，自發生之一種新現象，其將來之結果，正無窮也。在此失望期中，吾人將何所爲，而吾敢斷言，一切所爲，無非進步。『消極之樂觀』遠庸以嶄新之失望，爲樂觀的理由，這種見解，可謂別致。然遠庸那樣性情，沒有弄得精神病及自殺，就靠著這個失望而不絕望的見解。（近來自殺及精神病的人日多，這一點也很可注意的。）

若說今日連失望都不必呢，這個人就是沒有思想，請睜開眼一看，現在是個什麼世界。國內的情形，那不用說了，再看到國以外，歐洲經過這一番大戰，簡直是破產，一般野心家，始終沒有悔禍的意思，還在那兒摩拳擦掌的打壞主意，日美兩國，也不像能夠覺悟的樣子，歷史上空前大悲劇，竟不能感動他們毫末，就是自命思想家，那些什麼什麼主義，都不過是一句話，批評人家，或發揮空議論，彷彿是大徹大悟的，若關於本身或本國的利害關係，他的原形就要發見，馬上就出醜了。總而言之，大家還是糊裏糊塗的，今日去我們理想的時代，尚遠得很咧。然眼前事實，儘管叫人失望，我們決不因此就灰心短氣，因爲悲觀是無